

穿越风浪

■杨晓霖



插图：赵建华



不出远海，不能真正认识海洋。站在和平方舟医院船的甲板上，看着茫茫大洋，这样的感受便会油然而生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与大海已有数次邂逅。我曾乘车穿越绵延的跨海大桥。桥头稳稳扎根于陆地，而眼前道路则逐渐融入海面的轻纱薄雾中，仿佛我们正纵身跃入海洋的怀抱。我也曾站在海边礁石上，目睹波涛汹涌地冲向岸边，激起的水花在阳光照耀下，幻化出一抹绚丽的彩虹。我还搭乘轮渡，向着小岛进发，途中尽情欣赏船头翻飞的海鸥与船尾绽放的洁白浪花……

然而，这些经历都无法与此时此刻相比。在近海区域，我从未如此强烈地领略到海的独特魅力。只有置身于大洋的深处，你才能真正理解大海的辽阔无垠，以至于你几乎忘记了它其实是实实在在、可以用手捧起的水。这海水充满了活力，激荡着生命的喧嚣与繁盛。海鸟不时低飞掠过海面，水母在水中轻盈地舞动，海豚灵巧地贴着船舷跃出，而在那遥远的天际，你甚至能隐约捕捉到鲸鱼那庞大的身影。但这海水又显得如此沉静，深不可测，仿佛正暗暗积蓄着颠覆天地的力量。

天气晴好时，我在甲板上漫步。看天空中的云彩堆积成壮丽的山峦，看夕阳在海面上洒下万片碎金。船舶破浪前行，将金色的光斑搅动得如同烈焰般绚烂，而船艏则在海面犁出道道雪白的波纹。置身于靠近赤道的海域，我抬头

仰望那拱起的苍穹，脚下是不断颠簸的甲板。这颠簸，宛如地球跳动的脉搏，古老而永恒；那阵阵涛声，就像是宇宙间流淌的歌谣，吟唱着宏大且神秘的旋律。

海洋以其广博的胸怀印证了永恒的存在，同时也提醒我们，人生的岁月是何其有限。在这片浩瀚的海域中，我感受到生命的短暂与自然的壮阔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。但很快，我便不能再随意地去到甲板上看海——大风浪要来了。

远航的人，总要经历一场大风浪。在“和平方舟”驶进风浪区前，船上各项准备工作就有条不紊地展开了。初次远航的我，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，于是跟着官兵在船上到处跑。

在舱面上，航海、观通、航空等各个部门开始按照区划进行装备的固定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水密门和水密舷窗也被紧紧关闭。我回到自己的舱室，发现床、桌子和柜子都已经牢牢固定在船体上，于是我将牙刷、水杯等零散物品统统锁进抽屉里。

自以为做好了万全准备，没想到，半夜里我便被轰隆作响的巨浪惊醒。舷窗早已紧闭，看不到外头的浪涌，但巨浪拍向钢铁铸就的船体，声若惊雷。我索性摸索着下床穿衣，来到驾驶室里看看情况。

从驾驶室的窗户望去，此时的大海实在有些可怕。狂风搅动乌云，天空与海洋都是一种浓重的铁灰色，水汽弥散在海天之间，湿漉漉的空气扭曲成一个个逼仄的旋涡。起伏之间，船舶破浪前进，狂风裹挟巨浪拍打着十几米高的驾驶室。

“左舵5。”船长的口令在风浪里显得更加沉稳了。我定睛看去，站在操舵仪旁的，是一位女兵。船体剧烈摇摆，丝毫没有让她分神。她一边重复船长

的指令，一边利落地调整航向，那专注的神情，让我觉得这风浪似乎也不算什么。

我想像她一样，靠信心和毅力扛过这场大风浪，但生理本能却在作对——泛酸的口水迅速分泌充满口腔，来不及再多看一眼，我便冲出驾驶室，跌跌撞撞跑进卫生间。

头疼、眩晕、胃里翻江倒海，晕船的感觉真不好受！回到舱室短暂休息后，我还是想出去看看。我沿舷梯一路往下，来到位于船底部的机舱。

一进机舱，电机设备运转的巨大轰鸣声，盖过了舷外的涛声，船体摆动的幅度相较于上层也减轻了许多。听说我晕船，刚完成一轮设备巡检的机电班班长丁辉，叫我到值班室里坐下缓一缓。

值班室里有个小隔间，放着丁辉的床铺。他一边整理工具箱，一边跟我聊天。他说，自己从上船开始就住在这里，一旦设备有什么问题，即刻就能处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丁辉说的“从上船开始”，要追溯到17年前。

2008年1月，丁辉跟着舰队领导去接船。去之前他只知道这是中国海军第一艘制式医院船，到码头看着排水量1万4千余吨的“和平方舟”，丁辉既兴奋又心慌，脑海里全是对船上生活的憧憬。从那天起，他陪伴着“和平方舟”抵海岛、出国门，没有错过一次“和谐使命”任务。

“和平方舟”的航迹遍布三大洋六大洲，也遇见过许多风浪。丁辉还记得那年在太平洋某海域，电机出现故障，他和战友们立即换上备用设备，开始紧急抢修。连续十几个小时，他顾不上吃饭休息，直到故障排除，他才松了口气。“设备出了问题，机电兵要第一时间抢修，不能就误航行。晚修好一秒，海上的危险便多一分。”丁辉说。

不知不觉间，又到了一小时一次的设备巡检时间。我跟在丁辉身后，穿梭在闷热、潮湿、嘈杂的机舱里，抬脚绕过盘踞着的管线，在颠簸中上下攀爬陡峭的舷梯，不一会儿我的额头就冒出汗来。

“这么走一圈下来，得半个多小时吧？”我问。

“不止，巡查线路、监测仪表，都要仔细。”丁辉平静地说。

“大风浪期间，也要这么走吗？”话刚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丁辉从面前的线路中抬起头，认真地说：“更得走了。越是不良海况，越不能出问题。”

从机舱出来，我碰见医院护士刘希娥。我看她脸色苍白，想必也在晕船。我问她怎么没在舱室休息？她说，出来给女儿打个电话。

在大洋航渡期间，手机信号消失，想要跟家人联系，只能靠船载卫星电话。在摇晃的风浪里打完电话，虽然身体不适，但刘希娥心情很好。

“芃芃今天主动叫我妈妈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刘希娥和爱人都在军队医院工作，他们3岁的女儿芃芃，尽管尚处于懵懂的年纪，却早早地感受着一家人聚少离多的滋味。“在接到这次任务准备登船之前，我老公正好在外出差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把芃芃送回老家，请父母帮忙照看……”她的声音略带沙哑，说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。

我们默默地并肩走了一段路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回舱室前，她向我挥了挥手，脸上又浮现出微笑。

再次回到驾驶室，我又见到那位操舵兵，原来她叫柏雪莲。我问雪莲，大风浪什么时候结束？

“快了，只要走过这片乌云。”远方，铁灰色的云层里透出一抹澄澈的蓝。

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射击

■田海涛

把春天全部揉进弹药
包括即将发芽的种子
子弹射出的时候
我化作花骨朵的绽放
炸裂的瞬间
硝烟的味道，在这一刻
成了芬芳

头顶的烈日并不能
使枪身发热
真正能点燃枪支的
是战士掌心的温度
锁定靶标
扣动扳机
让一粒粒子弹
加入战斗序列

天空的辽阔
让靶场更加沉寂
秋风裹挟着凉意
把金黄的景象

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一夜间，胡家坳周边的山山岭岭都戴上了雪帽，像一个个白雪美人，雍容华贵。武长公路两侧山坡上的大市茶场的茶园也被厚厚的雪覆盖着，一垄一垄，如雪织成的围脖，倚着山势逶迤而去。只有那些坚硬的枝叶还顽强地穿过积雪，刺出一个个窟窿眼，露出青青的绿意。

多年前那个冬天，放寒假了，我们几个男生踩着半人高的高跷，两三个女生拎着小火笼，满心欢喜地在大市中学的操场玩耍。一时间，高跷在雪地上翻飞，搅得雪花四溅；小火笼里的木炭在寒风的吹拂下熊熊燃烧，发出红红的火光。我们在操场上展开了一场比赛，看谁踩着高跷跑得最快。这还不过瘾，我们又奔出中学校门，那里有一条笔陡的土坡通向武长公路。我们互相较着劲，想要看看谁能在這條土坡上踩着高跷健步如飞。

还未等我们开始表演高跷下坡的技艺，跑在前面的一名女生突然兴奋地指着胡家坳方向，大声嚷嚷：“你们快看，胡家坳那边来了解放军叔叔。”我们纷纷停下踩在高跷上的脚步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胡家坳。

只见一队穿着绿军装的解放军，正从胡家坳走下来。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解放军叔叔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，别提有多威风了。我们从小就对解放军怀有深厚的敬意和喜爱，那些英勇无畏的战斗故事总是让我们心生向往。平日里，每当我们走在武长公路上遇见军车，都会高高地扬起右手，如同春天的嫩枝一般，热情地向解放军叔叔挥手致意。我们还会跟着军车跑上很远，直到车辆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，心中仍恋恋不舍。此刻，见到解放军叔叔正向我们走来，我们哪有不迎上前去的道理呢？

于是，我们跳下高跷，把高跷拿在手上，迫不及待地直奔下坡，把厚厚的积雪踩得“咯吱咯吱”地响。当我们到达武长公路后，便立刻沿着公路向胡家坳方向奔去。

闪闪的红星亮了，革命的红旗艳了。解放军叔叔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，他们身姿挺拔，气宇轩昂。一张张古铜色的脸庞，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坚毅。

“解放军叔叔好！”我们齐声问候。骑在白马上解放军叔叔听到后，微笑着回过头来回应：“孩子们好！请问这里是大城市吗？”见我们连连点头，他轻盈地从马背上一跃而下，随即从身边一个战士手中接过地图，指着地图上标注着大市的黑点，说道：“这就是我们预定的拉练休整的地方。”

随后，一阵嘹亮的军号响起，划破山谷、雪原以及山村的寂静。正在行进的拉练队伍闻令，立刻停下脚步。然后，长长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分散到武长公路旁的村庄里。

小小的村落，此刻像是被喜鹊搅动了一般，到处都是“叽叽喳喳”的欢声笑语。乡亲们杀猪宰羊，袅袅升起的炊烟中弥漫着欢乐的气氛。解放军官兵一放下背包就忙碌起来，他们帮村民们把屋舍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又将水缸挑得满满的。卫生员则打开药箱，为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把脉、问诊、施药。乡亲们脸上洋溢着喜悦，争相帮忙为战士们烧水煮饭、洗衣晾被。深厚的军民鱼水情，充盈在大市的山山岭岭。而我们则像“小尾巴”似的，紧跟着解放军叔叔，缠

冬日里的红星

■梅赞

着他们讲战斗故事。然而，听故事的又何止是我们这些小孩子，大伙儿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解放军官兵围得水泄不通。

借宿在大市中学的解放军官兵，应大队民兵连的邀请，给大队的基干民兵们展示了雪地匍匐前进、单兵作战和擒拿格斗术等军事技能。此外，他们还在靶场指导基干民兵进行实弹射击训练。清脆的枪声响起，子弹呼啸着射向远处的靶标……

在我家借宿的可能是个文艺兵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。那天，我路过他的房间时，无意间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书名为《西沙之战》。我饶有兴趣地拿起书翻了翻，一行行美丽的诗句蹦到眼前：“阳光在碧波上一耀一闪，海风把浪花卷上礁盘，金子似的沙土，白玉般的海滩，珠贝铺满地，鸟肥积如山……澹澹的海波，像一块蓝丝绒，把神奇的宝藏遮掩……富饶的西沙群岛！”

这首诗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全神贯注地阅读着，以至于那名战士回来站在我身后，我都浑然不觉。他见我如此喜欢诗歌，就把那本《西沙之战》送给了我。这本书似乎是我除了连环画之外的第一本藏书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文学的种子已经在我心田里生根发芽了。

那年，拉练的解放军叔叔最后是如何离开大市的？我不记得了，毕竟已过去了许多年。但当时乡村因解放军的到来而充满欢乐的情景，却依然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

老兵赤脚打着节拍
粗壮手指拿捏一支岁月的竹管
子弹张开翅膀
随悠扬的笛声滑翔
在草地发出金子一样的光亮

雪原哨卡

■刘辉

这里的大地
是最低的天空
这里的天空
是撑开的帐篷

风
剥去泥土和一切绿意
又来撕咬那些青春的脸庞
以及手中攥得紧紧的钢枪

这里寸草不生
却生长忠诚和坚韧
红旗下坚毅的眼神
一寸一寸丈量边防线
一遍又一遍抚过界碑
那鲜艳的国徽
就是照亮心灵的朝晖

风雪肆虐
血液里回响着那句誓言
边关有我，祖国放心



我的兵之初

记忆中，营区的天空总是很美。白日里，它宛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，晶莹剔透，闪烁着纯净的光芒。到了深夜，天空则变得深邃而神秘，仿佛一片无垠的海，引人遐想。

我仍清楚记得第一次进入营区的那个傍晚。我们十几名新兵坐在大巴车上，从哨兵放行的那一刻，就开始透过车窗好奇地打量着营区里的景象。

一条笔直宽阔的中轴路直通庄严肃穆的机关大楼，楼顶镶嵌的“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”12个大字在一片霞光中分外耀眼。道路两旁，参天大树郁郁葱葱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路过训练场时，大片的流金彩云映入眼帘。就在那个平凡的傍晚，我们与军营的故事缓缓展开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班长们常说，营区的天空似乎拥有一种魔力，很多老兵

营区那片天空

■蒋文雅

在离开时都恋恋不舍。末了，还会再加一句：“咱们训练场上的那个天，是真好啊！”

于是，我也开始细心观察起头顶的那片天空。每当我全副武装、身着迷彩服站在训练场上时，它总会把温暖明媚的阳光洒落在我身旁；当我紧张不安时，它总会变出朵朵白云，陪伴我完成一项项考核……从此，我与营区的天空有了只属于我们的小秘密。

站夜岗时，星星一闪一闪地点缀着夜空，我也对着星空眨眨眼睛，倾诉着我的心事：想家，想家里的妈妈；打靶得了优秀，4发10环；班长带着我一起练，我不能让她失望……

记得离开新兵连的那天，营区的天空异常绚烂，清晨便绽放出金红色的霞光，如同我们初到营区那天傍晚时的景色。我站在操场最高处的台阶上，凝视着那片美丽的天空，而班长们则忙着为我们留下珍贵的合影。

“嘿！看镜头。”我猛地一回头，两手紧紧攥着黑色小挎包的带子，瞪



第 6373 期